

Game ON 深度

## 穿越1986地下香港：女同、欲望与抑郁都市

同样是女同的我，亦生活在一个前景悲观的香港。带著关于自我、家庭和世界的包袱，我跟著游戏女主角穿越回1986年.....



易小艾 | 2023-01-07

Game ON

女同性恋，香港，游戏——鲜少玩游戏的我，被这三个关键词的组合吸引而来。

视觉小说游戏《夏天的一天》(A Summer's End) 里，故事发生在1986年——《中英联合声明》签订两年后，两个旺角女子暗生情愫。Michelle 留齐耳短发，打扮中规中矩，内心汹涌；Sam 则似她常饮的酒 Tequila Sunrise，热情明艳，性感恣意。

玩家控制的是 Michelle，23岁，在一间国际出版社担任秘书。中学时，Michelle的父亲意外身故。那之后，她一直同保守、控制欲强的母亲生活。每日起早上班，晚上9点前回家与母亲晚餐，日复一日，过著刻板但充实的生活，像地铁的时刻表。

夏季某日，意外扭断的高跟鞋让 Michelle 邂逅随性自由的 Sam——修鞋师傅的女儿。Sam独立经营著一家影碟店。做旧松垮的牛仔工人裤，不明图案的白T，扣在裤腰的红色卡式带机，层次任性的长卷发，妆容精致，耳饰夸张，Sam 出场就像自带霓虹灯一样耀眼，我的呼吸都随著音乐轻快起来。

“只鞋烂咗？定系个心碎咗呢？两样都可以搵我咨询㗎。”（鞋破了还是心碎了？两样都可以找我咨询。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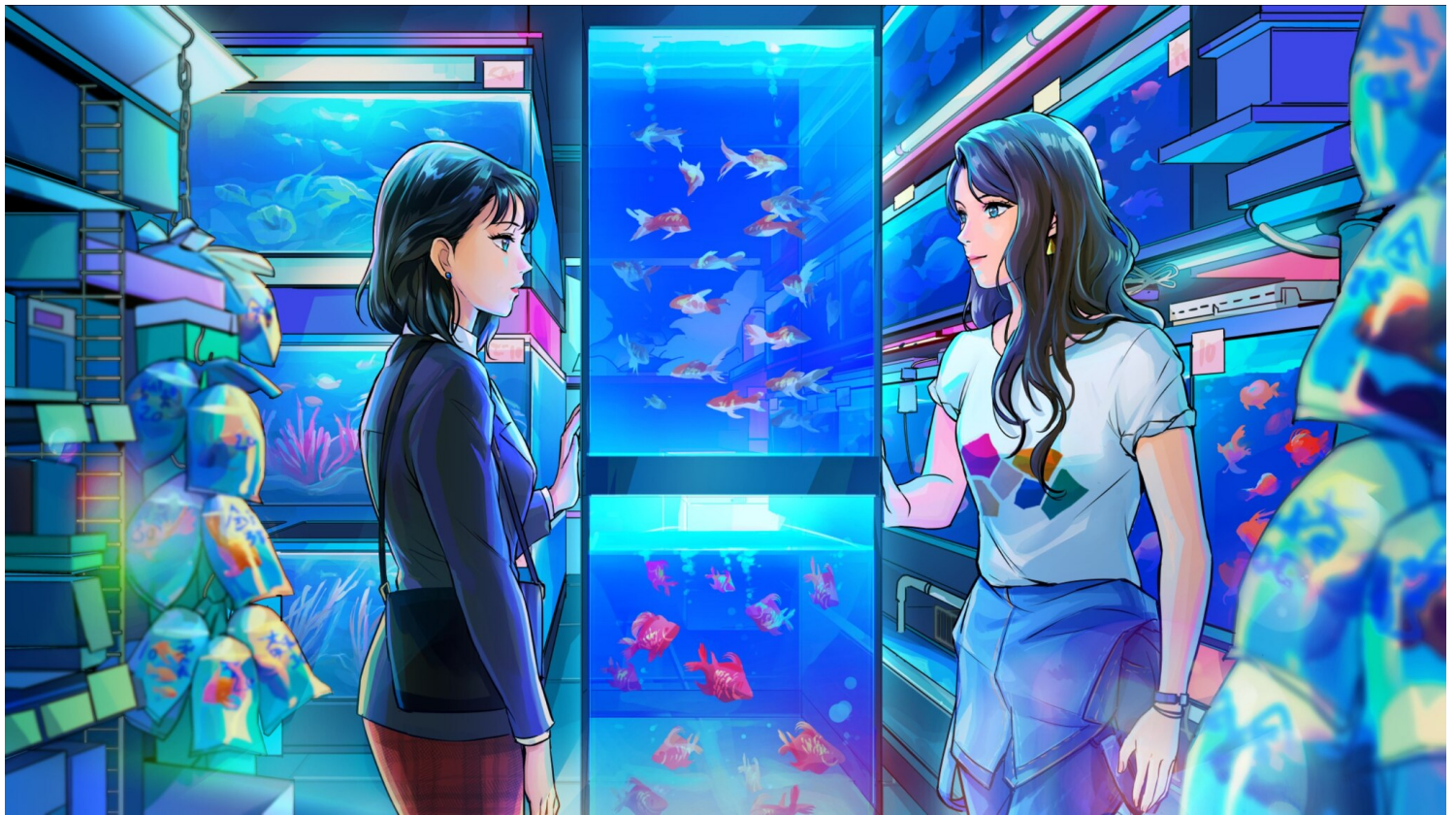
Sam。游戏截图

Michelle被Sam的不羈吸引，也好奇“咨询”是什麼意思，但她不敢深究，转身于霓虹灯牌，瞧见人声和歌。

Michelle做Sam的伴舞歌手，她对可哥仍是什么念心，但她不软不硬，投了霓虹灯牌、音乐工厂和路边小食混杂一起的夜间旺角，走入一家金鱼店。巧在Sam也迟一步到这里购买鱼粮。本想避开的Michelle，不小心透过蓝色玻璃鱼缸和Sam对上视线。

“望到你一阵，我突然有个谗法，觉得应该问下你。附近有笪地方我几钟意，你想唔想同我一齐食啲嘢？”  
(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有个想法，附近有个地方我很喜欢，你想不想和我一起吃东西?)

Sam大刺刺发出邀请，丢给玩家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选择。



金鱼店的邂逅。游戏截图

整个游戏中，我要帮助Michelle做出近20个选择，有的是对Sam的情感回应，有的是和Sam深入探讨话题时的观点。这些选择对结局有关键性影响，对喜欢的电影、选择的酒、及西贡海边如何对待流浪猫，态度、动作不同，会解锁差异很大的情感结局。

现实中，同样是女同性恋的我，与Michelle性格相似，情感丰沛却惯于隐藏，从读书到工作，一直在固定的成长框架中，不主流，也不出格，有一对算不得保守但很难接受同性恋的父母。此外，和Michelle一样，我生活的2022年，也有一个压抑、充满移民讨论、前景悲观的香港。

带著这些关于自我、家庭和世界的包袱，我跟著Michelle，穿越回1986年。

**无名的欲望**



Michelle。游戏截图

如同我在游戏中扮演的女孩子一样，我成长于严重缺乏性教育、需要自己探索性与性别认知的环境。

在异性恋霸权的文化中，小时候我也会假想30岁不到的年纪里结婚生子，对方是温文尔雅、高大帅气的男性，甚至对那句“不受父母祝福的婚姻注定是不幸的”深信不疑，我痴迷于所有人都满意、王子公主般的假象，等著某个电光火石情缘一闪的瞬间，却不知道童话故事的版本有很多，假象的结尾可能才是现实的开始。

直到某个同性的出现，我眼前出现了新的天地。就像游戏中Sam为Michelle打开的另一个世界。

旺角金鱼店里两人第一次互动。狭小的茶餐厅内，Sam熟练地叫了牛腩面和奶茶，奶茶刚上，便向杯子里不由分说地倒入一整包糖。而碍于对糖分和胆固醇的顾虑，拘谨的Michelle点了公司三明治和沙拉。吃饭间聊起宠物、姓名、喜欢的音乐和歌手，因为共同喜欢梅艳芳，Sam拿出自己录制的卡式带邀请Michelle一起听，并提到自己经营著一间名为“钻石影视”的店铺。

面对姐姐模样却不拘小节的Sam，Michelle难以招架，枯燥重复的生活忽然停顿，一个多彩又变幻的新世界打开来。Michelle很羡慕Sam与其父互相打岔、轻松随意的氛围，反观自己，回家晚了，不得不面对母亲严肃的问话。之后的故事里，她们又经历了在影碟店聊电影、地下Disco酒吧的女同性恋之夜——“Ladies' Night”、Sam家中暧昧的初吻、意外的两舌之行和音利情迷的初夜

对Michelle而言，这些互动和初次邂逅Sam时不明原因的心跳一样，浪漫又令人不安。同性之间的信任感与安全感可以很快接近彼此，甚至看起来“顺理成章”，像表姐妹一样亲切。但与此同时，两人之间微妙的氛围，又隐隐有一种无法确认、无法形容、不知如何应对的“不同”——于是，Sam用一个吻去确认，Michelle则一整晚都难以入眠：同性之间可以这样吗？无法处理这种情愫的Michelle很扭捏，虽然再去见Sam时，特意换上明亮的白色短裙，却仍一遍遍对自己说：我只是去归还衣服，这是和Sam最后一次见面。





游戏美术。Oracle & Bones

得益于网络上还算完备的性知识科普，现实中的我接纳了自己的性取向，1980年代的Michelle也有同样的困惑和挣扎，但她只能自己消化。当我代入Michelle视角，在时不时跳出的选择中持续体验著情感的来回拉扯：一面是Sam令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，一面是对自我、对同性关系的怀疑，还有母亲代表的家庭和文化传统的压力——每次和Sam相处晚归，都要对母亲编一个谎，母亲不留情面戳穿谎言，又用“二手货”辱骂Michelle，这些都像石头一样一块块、一次次累积在Michelle和我的心头。

不知不觉我也继承了Michelle的性格，游戏中总爱选那些模糊不清的选项，一度以为会把自己推向不好的结局。《夏天的一天》共有两个结局，而我最终并没有被推向同性恋，我想那是因为与Sam的对话中，我诚实地遵循了剧情和内心，比如在并不太适应的Disco酒吧，几经犹豫，还是选择和Sam一样的Tequila Sunrise。

游戏还有成人扩展包，加入了Sam和Michelle性爱的场景画面和描述。情色内容中的女性一直是一个难以处理的话题，女性同性性爱内容更是如此。例如，日本近代为男性而作的春宫画中就有女性同性情节，一些男性向的色情片中也不乏这样的情节，而它们的共性则是上野千鹤子所说，构造“男根缺失”——例如，同性性爱触发自对异性性爱的窥视，或手持夸张巨型阳具，或性爱后其中一方觉得“不满足”，需要找寻异性等。

《夏天的一天》中有关性爱场景的铺排是循序渐进、温柔的，也是Sam和Michelle两人情感关系的一部分——一次是激情使然，另一次则是Michelle希望确认自己的情感和欲望。虽然也有“攻受”之分，即有强势和挑逗的一方和主要被牵引的一方，但符合剧情。唯一遗憾的是没有Michelle的反攻，不过据评论区网友说某条支线中可以导向反攻情节，但我并没能成功解锁。

主创团队在网站陈述中提到的，她们希望完整地呈现关于爱的一切，包括充满激情和脆弱感的性爱，但也同时不断自问关于性与性别凝视的问题，因此，希望玩家在游戏里能代入Michelle的视角，成为参与者，而不是窥视者。

## 镜中的过去



Sam 的店。游戏截图

鱼龙混杂的旺角，滋味独到的茶餐厅，拥挤的地铁车厢，消费主义浪潮下昂贵的西装和高跟鞋，任建辉，林青霞，梅艳芳，Disco酒吧，西贡，这个架构在1986年香港的游戏，从400余张手绘画面、音乐到剧情细节，都在尝试还原80年代香港的风貌。

主创 Oracle and Bone 是两位加拿大亚裔移民女性，Tida Kietsungden 曾随父母在香港居住生活，并在那时接纳女同性恋的性取向，而 Charissa So 出生在香港，有三代家人都在香港生活。对她们而言，香港和香港文化既是游戏的背景，也是她们文化认同的一部分。

她们在串流平台Spotify上上载游戏相关音乐列表，其中不但有Sam初见Michelle时带的卡式带里的歌曲，还有一个名为“夏日恋人 (summer lover)”的列表，包含13首梅艳芳的歌。和游戏中两位主角一样，Tida和Charissa也很喜欢梅艳芳，称她是“那个时代年轻人在保守环境仍努力找寻和保持自己的代表。”1980年代的香港，正处于中西文化交叠、音乐电影等艺术作品勃发的时段，游戏中也不乏呈现。当时，很多歌手会把英文歌用中文重新填词翻唱，Michelle第一次到Sam家听到叶德嫻的《轻轻叹》便是如此。而Sam的影碟店内，摆放有如《真善美》（The Sound of Music）、《卡萨布兰卡》（Casablanca）这样的经典好莱坞电影，也有1985年上映的港片：关锦鹏的《女人心》。

除了音乐和电影，角色的中文名也有过一番推敲。

Michelle和Sam初识的茶餐厅里，Michelle 调侃自己的中文名像京剧演员的艺名，羡慕Sam的本名“黄嘉欣”。Sam则自嘲，读书时班里还有另外五个“嘉欣”。事实上，搭建剧本时，Tida和Charissa特意查看了1970年代的学生名簿，选了两个最常见的名字，另外，“嘉欣”也是不少香港小姐的名字。

移民、离开，是1980年代港人的另一个主题，也是Michelle独白中不时出现的沉重元素。

事实上，Tida和Charissa在2018年便完成了游戏脚本初稿，2019年年初到香港拍摄街景照片，以备手绘参考。然而待她们返回加拿大不久，香港就爆发了反修例运动，于是她们修改了部分设定，希望能回应时代中正在发生的事，并在游戏结尾，加上了一段声明：“香港正处于严重的宪政危机中……我们期望香港被所有人记住的，并非只是过去的浮光掠影，而是作为世界都会的多元活力，她的生命力直到今日依然源源不绝，亦存在于为未来而努力奋斗的人当中。”



设计师搜集的参考资料。官方网站

2020年，突如其来的Covid-19大流行，一方面以限聚、防疫的理由割断了香港的线下连结和集会，另一方面又在另一端中国大陆的土地上，不断上演著草菅人命的戏码。这一两年，离开、“润”，成为两地人难得共同考虑的主题。而作为游走在中间的人，好像被游戏里三十年前的样子，唤起了双重无奈。

Michelle第三次与Sam见面，两人在西贡的海边直到夜幕降临。晚间，Michelle 坐在Sam的电单车后座，一路穿回灯光璀璨、高楼林立的城市，这座城市不断扩张、看不到星星的都市，是Michelle和Sam所谓家的地方，那些灯光也是人们打拼的印记。Michelle忽然一阵心痛：“电单车嘅速度并有加快……不过……我觉得我哋正加速失控，冲去某个未知又抽象嘅未来。”

另外，在游戏设定中，Michelle中学失去了父亲，而Sam则失去了母亲。主创Tida和Charissa说，这样的设定一方面是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——他们刚刚经历过战争和文革，未必富有，未必能得到好的医疗照护，因而亲人离去是常见的情况；另一方面，家庭破碎也是关于港人身份认同的隐喻：即，对于面对主权移交的香港人而言，当失去某种过去的时候，我是谁？香港是谁？香港人的身份又是什么？

“80年代就像当下的镜子，那是一个各种主义出现、冲突不断的时代，同时也影响著现在。”Charissa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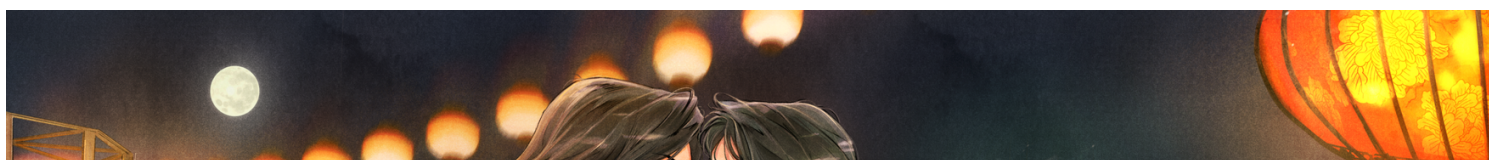
## 藏在细节里的彩蛋

Michelle视角里的故事，是关于性取向和移民等身份认同的挣扎，而Sam的视角，则藏著很多关于酷儿和女性历史的小彩蛋。

Sam很小失去妈妈，与父兄两个男性一起生活。12岁时，Sam到了月经初潮的年龄，哥哥叫她去跟爸爸谈，爸爸建议去药房买药，药方里的男人要她去看医生。她以为自己会死，把整个经过告诉医院接待处的护士，护士哈哈大笑，拿了一块卫生棉给她。青春期，朋友们聊著恋对象，Sam却觉得无法加入谈话，无法喜欢任何男生，直到16岁，有女生说喜欢她，而她也喜欢那个女生，“事情就这么简单，就是感觉很对。”

在Sam的影碟店，玩家通过Michelle的视角观察这店铺时，曾提及一个她不明语言的影片《Mädchen in Uniform》，店铺的画面右侧也显示出该电影的海报。这其实是德国电影《穿制服的女孩》，世界上首部女同性恋电影。两人交谈中提及Michelle的妈妈喜欢风靡一时的粤剧女文武生任剑辉。任剑辉与另一位粤剧名家白雪仙的爱情故事，也是香港女同性恋历史中不可跳过的一节。

完美结局中，两人逛街时，Sam说Michelle的装扮像“Cay Rivvers”，这个角色出自美国女同性恋电影《爱的甘露》（Desert Hearts）；而Michelle帮Sam安排翻译放映的法国电影《奥莉维亚》（Olivia (1951)），也是一部女同性恋电影。





A SUMMER'S END - HONG KONG 1986 | WWW.ASUMMERSEND.COM

游戏美术。Oracle & Bones

Sam带Michelle去的Disco酒吧，当晚是“Ladies's Night”，实为女同志之夜。游戏也通过Michelle的视角描述了流连其中的人群——每个人都衣著夸张，有人著男装，有人像马戏团演员，相比之下，著红衣与黑色贴身短裙的Sam已算“好端庄”。80年代，香港尚未对同性性行为除罪，所以氛围开放、人流多元的地下Disco酒吧就成了性少数群体的安全空间。

西贡海边，Sam提及妈妈是客家人，年轻时便离开家族观念强大的村庄，到剧团打工。而Sam推荐Michelle看的《新女性》，是1930年代由阮玲玉主演的电影，是较早的女性主义先锋电影，讨论了女性对于婚姻、身体自主权的抗争。电影中，阮玲玉饰演的韦明面对求婚表示：“婚姻能够给我什么呢，终身的伴侣！——终身的奴隶罢了。”

“作为女性，不一定要成为母亲才能快乐和满足，想过怎样的生活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”主创Tida和Charissa说，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出1930年代的电影、拿出客家自梳女的历史做参考。即使是在过去，也一直有女性坚持自己独立的、脱离传统家庭结构的生活。”



香港。游戏截图

游戏是可以乘坐的时光机，生活在2020年代的我在香港，借此遥望三十年前的平行世界，在那个时空的旖旎流连忘返的同时，又不自觉比照自己和当下。过去总是被现在书写，Michelle和Sam到头来是21世纪人对20世纪旧梦的投射。无论历史真的如此，还是故事被写成这样，游戏里外，很多事情变了，很多没有，古老的问题仍然逃不过要用自身经验去回答，我们是谁？明天在哪里？我们如何彼此依偎，在香港。